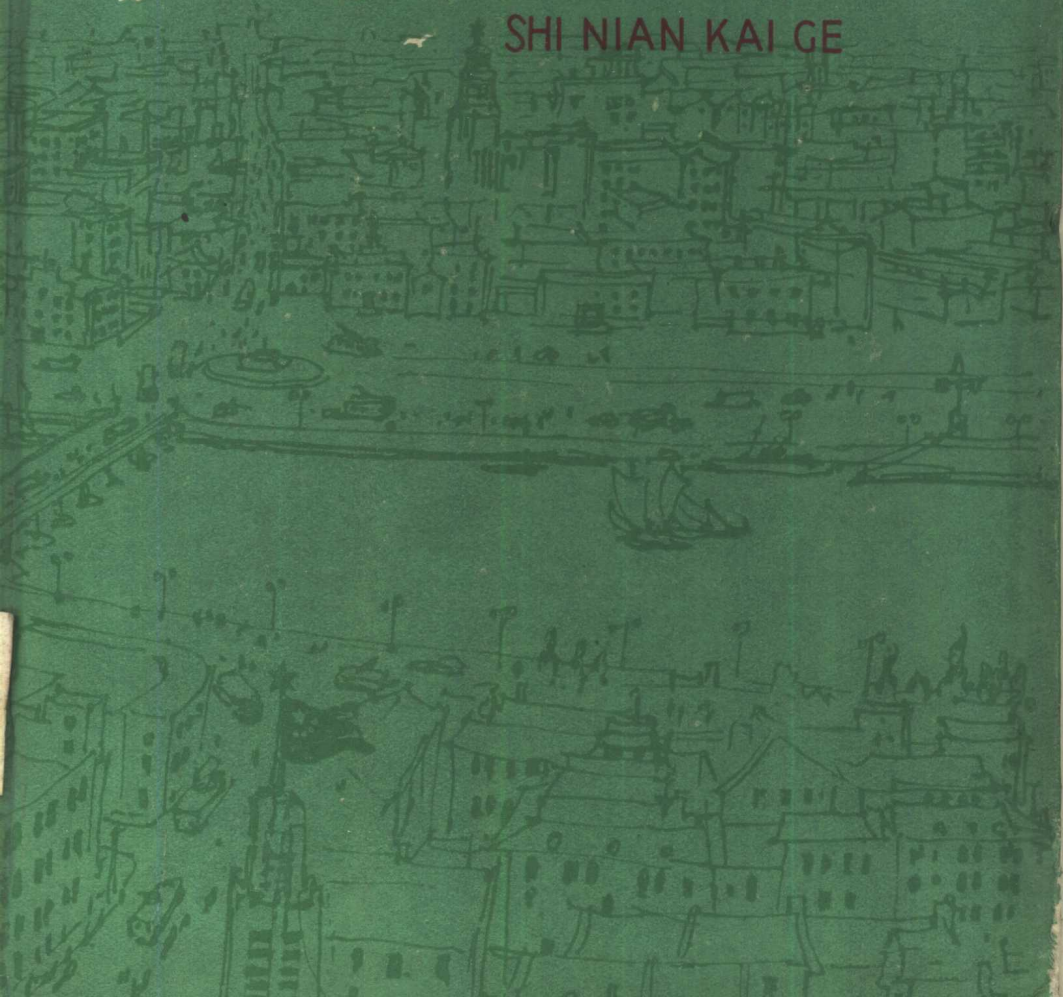


十年凱歌

SHI NIAN KAI GE



十年凱歌



十 年 凱 歌

*

天津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

(天津錦州道六號)

天津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津出字第001號

天津人民出版社印刷廠印刷 河北省新华書店發行

*

開本850X1168 紙1/32 印張9 3/8 插頁5 字數180,000

一九六〇年一月第一版

一九六〇年七月第二次印刷

印數 精裝1—15,000

統一書號：10072•283

定 价 (7)1.30元

目 录

馬丁爐前話十年·····	馮 在 (1)
一座鋼厂的历史脚印·····	巴 山 (11)
展翅高飞·····	許文龙 (22)
前进中的新港船舶修造厂·····	林祥久、張俊华、徐存孔 (34)
“飞鴿”凌霄·····	陈 晨 (45)
“紅三角”的新时代·····	王瑞田、孟昭明 (54)
生产飞跃 人在巨变·····	張燕平 (64)
千里銀灘話长蘆·····	馬 野 (71)
三条石的春天·····	許文龙 (81)
我国北方大門——塘沽新港·····	天津港灣报记者 (90)
馴服海河·····	赵玉昕、虞錫珪 (101)
“六号門”十載春秋·····	陈 珍 (112)
一个手工业合作社的成长·····	侯德章 (120)
幸福路·····	吳藤心 (130)
洼地贊歌·····	芮英杰 (141)

宁津麦.....	郭澄清 (151)
水乡巨变.....	言 魯 (162)
岐口漁場十年.....	辛 生 (173)
从黑暗到光明.....	张宝山 (179)
劝业場今昔.....	雪 野 (184)
郑口商店十年.....	孙树濤、苏迎波、张洪文 (193)
从“狗不理”到国营天津包子鋪.....	国 华 (199)
万木爭荣的天津大学.....	苏国芳 (206)
十年胜过三十年.....	周 沅 (214)
飞躍發展的中小学教育.....	丁 林 (219)
一切为了病人.....	董紀剛、刘 泰 (230)
舞台前后話滄桑.....	路 歌 (238)
民族艺术的奇珍异宝.....	魯 風 (248)
工人的“百乐园”.....	黄 克 (260)
青龙潭——水上公园.....	石 英 (270)
蓄水池的变迁.....	张知行 (278)
地獄变天堂.....	万国儒、馬 琛 (286)
后 記.....	(297)

馬丁爐前話十年

馮 在

青年爐的身世

在1958年的奪鋼大戰中，天津市第一鋼廠一號馬丁爐被命名為“青年爐”。爐長是二十五歲的共產黨員齊子升。齊子升這一個班全部是青年，最大的二十八歲，最小的只有二十歲。命名的那天，這群小伙子拿着紅旗在爐前照像，個個滿面紅光，精神抖擻。一號爐張開大口，噴着火舌，和青年工人們一樣顯得容光煥發。一位老工人看到這種情景，兩眼飽含興奮的眼淚，回憶起一號爐的故事。

那是在1946年，國民黨從日寇手里接收天津鋼廠不久，一天，一群人簇擁着一位美國“專家”來到馬丁爐前。美國“專家”大搖大擺地走了一趟，離開老遠，透過藍光眼鏡望了望馬丁爐，搖著頭說：“這座老爐子不能用了！趕快把它拆掉，到美國去買料蓋新的吧！”

通過翻譯，工人們知道了美國人說的話，大家立即議論起來：

“什么，把爐子拆了！凭什么，修好了剛三年多！”

“別讓他胡扯啦！這一定是美國來的買賣人！”

翻譯把工人的話告訴給美國人，美國“專家”不知是發怒了，還是害怕了，紅着臉，一甩手，匆匆地跑走了，以後再也沒有露面。

美國“專家”說的就是這座一號爐，也就是當時天津唯一的煉鋼爐。這個容量二十五噸的馬丁爐是日寇用搜刮壓榨中國人民的血汗蓋起來的。1941年動工修建，1943年才建成。建成以後，日本人大舉慶祝，還在爐前燒香上供，求神保佑。結果神並沒有賜給什麼，馬丁爐一開爐就不順當，平均一天只能出十幾噸鋼，開爐三年，平均年產量不到四千噸。國民黨接收以後，檢修爐子用了將近一年，到1946年，據說是為了給孔祥熙參觀，才煉出一爐鋼。以後每煉一爐鋼，爐頂、爐底、爐牆都被燒壞，需要修補五、六天，平均一星期才能出一爐鋼。國民黨和日本鬼子一樣，他們把工人只當做加料的工具，不讓工人知道煉鋼的道理。工人也故意和他們為難。有時候，加上料以後，工程師走了，工人躲到一邊去睡覺，到出鋼的時候，爐內空空的，鋼水早已熬干了。

說實在的，美國人說這個爐子需要拆掉的時候，工人們氣憤只是感覺民族自尊心受到傷害，至於這個爐子質量如何，誰心里也沒有個數。直到解放以後，他們才真正了解自己的爐子。1949年5月24日這座馬丁爐為新中國煉出了第一爐鋼的時候，領導上宣布：以後由工人和技術人員一起指揮煉鋼，而且是以工人中的工長為主。有的工人懷疑：我們行

嗎？領導同志說：行！你們是爐子的主人，只要你們依靠黨的領導、發揚集體智慧、努力鑽研，准能克服困難，煉出鋼來。結果從這一天起，鋼一爐接一爐地煉出來了。到1949年底開爐半年，鋼產量比國民黨三年的總產量還多一倍。

就在這個時候，蘇聯專家馬里謝夫來了。他穿着和工人一樣的工作服，到爐前仔細觀察、研究，然後高興地說：

“好啊！這是一座年輕的爐子，它真正為你們祖國效勞的日子剛剛開始！”工人們听了這話興奮極了，他們說：“真是解放啦！人解放了，爐子也解放了！”

接着，蘇聯專家為了進一步提高馬丁爐生產效率，提出了把修爐的方法由冷修改為熱修的建議。工長潘長有積極擁護專家建議，帶頭鑽進七百度左右高溫的爐膛，熱修馬丁爐成功，成了著名的勞動模範。這時，這個爐子一天能出兩爐鋼。1956年新建化鐵爐投入生產，馬丁爐由裝冷料煉鋼改為裝鐵水，產量提高到一天出三爐。以後工人們進一步縮短熔煉時間，日產量又上升到四爐，在採用了雙槽出鋼的措施以後，每爐產量又由原來的二十五噸提高到六十多噸。

天津市最老的煉鋼工人

爐子是天津最早的煉鋼爐，爐子上最初的工人也就是天津最早的煉鋼工人。天津解放的時候，爐前的二十來個煉鋼工人還是二十歲左右的青年。他們在舊社會，十二、三歲就開始做工，經歷了無數艱難的歲月，解放後，從生活到政治地位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他們在這座爐子面前，煉了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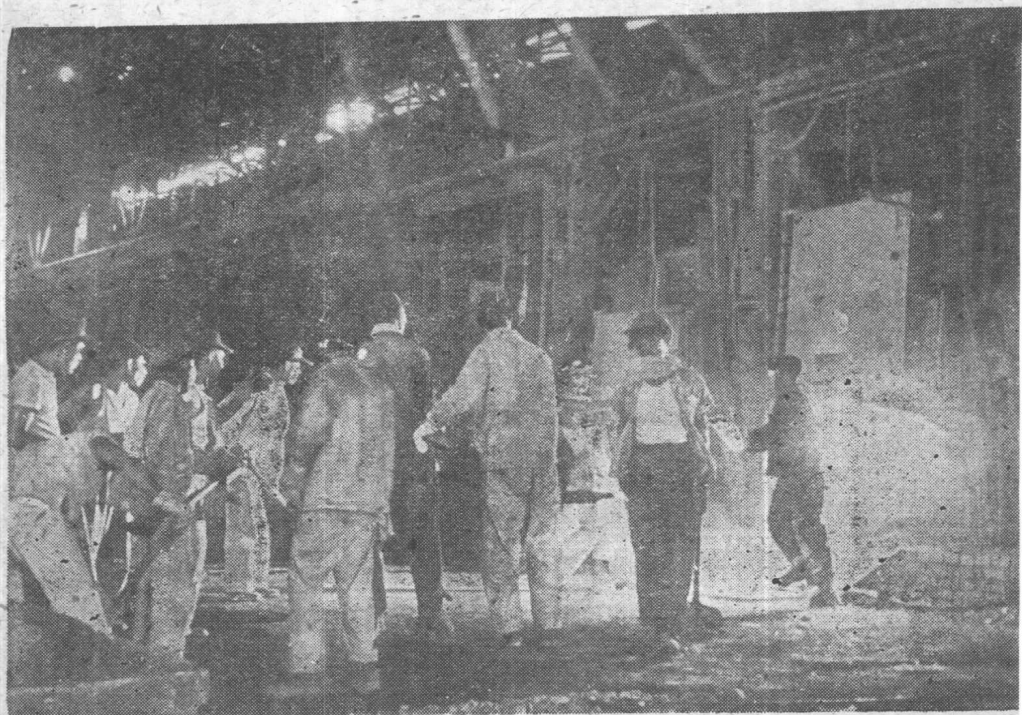
也鍛煉了自己。

就在这座爐子面前，潘长有成为天津第一个指揮煉鋼的工人；成为天津煉鋼工人的旗帜。1952年他离开了这里，現在是河北省总工会的副主席。当年潘长有小组共有九个人，現在八个人都已经入了党，成了工程师、技师、值班主任、車間主任、党的干部……。

現在的煉鋼部副主任、工程师楊錫恩就是当年紧跟着潘长有鑽进爐膛英勇热修的老工人。解放前，他煉了好几年鋼，連个錳鉄的“錳”字都不認識；解放后，由于对党和新社会的热爱，他把全部精力都用到工作和學習上。他的口袋里老裝着一个筆記本，每天都要把煉鋼中發生的問題記錄下来研究。他做司爐、做值班主任、做工程师、做煉鋼部副主任，一直在领导着这个他十分熟悉的爐子生产。而且也連續几年被評为劳动模范。

当年潘长有亲密的伙伴刘小黑，是十七年前和潘长有一起来到馬丁爐前做工的。刘小黑解放前的遭遇是老煉鋼工人的縮影。

刘小黑在二十岁的时候被大水赶出家乡。1943年他剛到鋼厂的时候，一看馬丁爐噴火焰，就吓得往牆角里躲。他和潘长有一起遭过日本鬼子的毒打，被打之后，刘小黑蹲到牆角去哭，有人說他“窩囊”，誰知他的內心燃燒着仇恨的怒火，他曾几次想砸碎那个日本鬼子的腦袋，每当他起了这个念头的时候，眼前便浮現了母亲憔悴的面孔，飢餓、期待的眼光，就只好将仇恨的怒火压在心里，忍气吞声地干下去。解



天鋼一廠（原天津鋼廠）
正以巨人的步伐飛速前進，解
放前那些破舊不堪的設備，早
已為現代化的設備所代替，舊
的痕跡，只能從圖片中看到。
上圖是天鋼一廠工人正在現代
化的平爐前安全操作；右圖是
解放前工人在毫無安全設備的
破舊的平爐前操作的情形。



放后，一切都变了，他怀着惊奇而喜悦的心情，第一次走进工人业余学校。触景生情，他忆起了小时候在家乡一个私塾的窗前偷看地主子弟读书的情景，那时候，他向母亲要求：“娘，我也想上学。”可是被生活折磨得脾气暴躁的父亲，严厉地对他说：“上学，饭从哪儿来？”直到解放后，已经快三十岁的人了，他才第一次走进教室。从此每天下班以后，他就跑到这里用粗大的炼钢的手吃力地写着：“共产党万岁！”“工人阶级当家做主！”1951年他摘掉了文盲帽子，被评为天津市职工学习模范。以后，他又到北京钢铁技术学校学习，1957年才毕业回来工作。现在，他是天钢二厂一个很好的炼钢技师、值班主任。他指挥的那个班不断创造新纪录，而且他还经常给工人讲解炼钢技术。

三代模范

不久前，一个阳光明媚的假日，潘长有又到天钢一厂来。他离开马丁炉以后，是经常回来的，但是，每次回来他都有新鲜的感觉，每次回来都看到了新的变化。

走到马丁炉前，当班的正是齐子升小组。潘长有对解放以后进厂的工人大都叫不上名字来了，但是他对齐子升的印象却特别深。那是1949年修复马丁炉的时候，厂里第一次招收新工人，一个十六岁的农民进厂投考。当时的炼钢部主任对他说：“不行，你太小。”他坚决不走，说：“过去我在这儿当过一年临时工，这儿的活我能干。”主任还是想拒绝他，觉得他太年轻，于是半开玩笑地拿过一筐六十斤重的

廢鐵，對他說：“你背得動嗎？”他一聲不響背起來圍着馬丁爐跑了一圈。主任只好點頭了。這就是齊子升。這株幸福的幼苗，一露嫩芽就生活在燦爛的陽光下，黨、團組織像母親一樣關心他，在舊社會飽受學徒之苦的老師傅們熱心地幫助他。他在馬丁爐前，很快就入了團，又入了黨。1957年當了青年煉鋼組的司爐。去年和今年年初，他們小組創造出“三步脫硫法”，利用高硫生鐵煉出了一級鋼，當選為天津市模範小組。

潘長有看到齊子升心裡有一種說不出的喜悅。他們兩個人是相隔一代的煉鋼工人，齊子升的師傅李恩俊做工人的時候曾經跟潘長有學過技術。李恩俊、齊子升是馬丁爐前的兩面紅旗，1958年奪鋼大戰中，齊子升創造性地學習蘇聯先進經驗，採取“高溫薄渣，活躍沸騰”的煉鋼方法，把煉一爐鋼的時間縮短到三小時五十六分，創造建廠以來最高紀錄；李恩俊在黨組織支持下和保守思想展開鬥爭，堅持實現雙槽出鋼，使爐產量提高一倍以上。由於這些功績，他們師徒一齊當選為天津市勞動模範。

巨人的步伐

在爐前，潘長有和他的老夥伴楊錫恩、董振江、權义、梁永才暢談起來。楊錫恩告訴潘長有二号平爐就要進行改建性大修，修好以後，爐產量可以由六十噸提高到九十噸。接着，他笑着說：“日本鬼子統治時期，天津鋼廠（即現在的天津市第一鋼廠）三年共產鋼一萬噸。日本投降以後，國民

党統治三年共产鋼二千六百吨。解放后，咱們就新建了一座二号平爐，产鋼量1952年达到五万八千多吨，1957年十万多吨，1958年又上升到十二万多吨，这一年的产量等于国民党統治时期三年总产量的四十六倍多。这回二号爐大修以后，今年的产量比去年还要提高！”

二号爐是在1950年潘长有亲眼看着建起来的，听到这个消息，他特別高兴。他兴奋地对楊錫恩說：“不只是天津鋼厂，整个天津市的煉鋼工业，解放后这十年也發生了天翻地复的变化。解放前天津只有一个煉鋼厂，現在有四个了。1958年大躍进中，四个月内就盖起兩座新的煉鋼厂。現在咱們天津市的年产鋼設備能力已經是一百万吨以上了。比解放前全国的設備能力都大呀！目前咱們全市鋼的日产量差不多就等于国民党統治时期三年的总产量。这叫做一天等于三年！”說得大家都笑了起来。这时候，天津市著名劳动模范、軋鋼工人出身的副厂长刘长福赶来了，他一見面就向潘长有講起軋鋼生产情况，他兴奋地说：“我們已經向鞍鋼应战了，国庆节前要增产万吨鋼材！”他邀請潘长有到二分厂參觀他們自己搞成的“連續式”軋鋼机。他感慨地说：“現在軋鋼工人比我們那时候可‘福’啦！站在軋鋼机前簡直只是开关电門啦！”难怪刘长福这样兴奋，他是天鋼一厂最老的軋鋼工人，亲身经历了这个厂子巨大的發展和变化。解放以前日本鬼子和国民党搞了十年，这个厂在軋鋼方面，只能生产少量鉛絲、元釘和一些小型号盤条。解放后，經過十年建設，天鋼一厂已經拥有七个軋鋼分厂，能够生产鋼絲、各种

型鋼、金屬制品等几十种鋼材，成为天津最大的联合性的鋼鐵企业。天津市第一鋼厂像巨人一样昂首闊步地前进着！

爐前忆旧

看見这些日新月异的变化，潘长有不禁和老伙伴們回忆起当年热修馬丁爐的情景。潘长有感慨地說：“那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發生的事情，如果在現在，一来这事情不算新鮮，再說，現在由于我們煉鋼技术的提高和設備的改善，馬丁爐根本不需要那样热修了。”說到这里，他指着齐子升說：“看他們現在是在什么条件下煉鋼，而我們那一輩工人是在什么条件下煉鋼呀！这探測爐內温度的电子仪器，这加料机，这防护設備，我們那时候見都沒見過。剛解放的时候这一号爐还是光杆司令呢！”这时候，爐前的大型噴霧裝置已开动起来，如烟的細雨落在工人們的身上，不仅爐前立即凉爽起来，連空气也显得清新了。潘长有到爐前觀看“循环水爐門”，他对青年工人們說：“这爐門过去是用耐火砖砌的，鋼水的高温透过爐門，人站得老远，都烤得生疼。現在你們在門前站半小时也不会热吧！”接着他笑着講了一段“工作服”的故事。他說：“現在報紙上一登煉鋼工人的照片：大皮鞋、眼鏡、帆布制服，多神气！解放前的煉鋼工人就像打鐵的一样！每人只給一条围裙，別的什么也沒有。日本投降以后，工人們曾抱着幻想向国民党厂方要求工作服，总务科长、大把头王老黑獐笑着对工人們說：‘嘿嘿，工作服，想得真好！給你們一人做一身袍子馬褂吧！’”

就在对往事的回忆，和对新事物的赞颂中，潘长有和他的老伙伴们又在这光荣的馬丁爐前盤桓了半日。离开的时候，馬丁爐正在出鋼，鋼水像早晨的阳光照紅了天，照得工人们臉上、身上閃爍着美丽的光彩。

祝福！祝福我們像旭日东升一样的事业和我們披着晨光前进的人！

1959年9月

一座鋼厂的历史脚印

巴 山

一座不煉鋼的鋼厂

1947年，白色惡魔當道，天津市到處動蕩不安的時候，有幾個資本家湊了一百億元偽法幣，在天津市掛甲寺選定了一家鋸木廠的舊址，想建一座鋼廠。

籌備工作進行了不到半年，由於通貨膨脹，偽法幣一再貶值，他們那一百億元就只值三十億元了。可是，煉鋼用的設備購買了還不到一半！好容易掙扎到1948年，七拼八湊，才算把這個工廠的小家當支撐了起來，起名叫做“新興鋼廠”。鋼廠的牌子掛出去了，但它一直煉不出鋼來。因為它連一座合乎質量標準的轉爐都沒有；有的只是用廢鋼廢鐵拼湊起來的兩座一噸半的小轉爐和兩座补丁羅补丁的化鐵爐。就連那又矮又小的廠房都是木質的，活像一座木棚子，很容易引起火災。不得已，它只好煉煉生鐵，再就是做些翻砂、鑄造之類的零活；有時候，連這樣的零活也做不上。結果，工廠的煙筒經常不冒煙，工廠的資金也越來越少了。儘管這

样，资本家仍然可以过着很奢侈的生活，最受罪的还是工人。因为资本家赔了本，就干脆连工人的工资也不给了！工人只好到工厂附近的野地里拔野菜吃。

眼看着维持不下去了。资本家就解雇工人，宣布停工。这个所谓“新兴”的钢厂，诞生了不到一年，连钢水的影子都没有见着，就这样陷于衰败的境地了。

钢水奔流的日子来了

古时候，有过“点石成金”的神话，但那终究是神话。而在天津解放之后，新兴钢厂发生的事情，却比神话还要动人：本来这里不仅一直炼不出钢来，而且连工厂都要垮台；共产党来了，那炼不出钢来的小转炉却流出了钢水……。

其实，解放初期，资方是不相信这个工厂会复活的。当时，有关单位催促他们复工，他们说：“没钱呀！”有关单位答应给予贷款，他们又说：“没料呀！”有关单位决定给他们拨料，可是资方又提出销路问题。最后，有关单位又给解决了销路问题——由国家包销。这样一来，这个垂死的工厂有了活路。不久，资金和原料源源而来，好像乳汁一样，慢慢地使这个工厂苏醒过来，有了生气。

这时候，工人们惊喜万分，资方也高兴了。可是当时，厂里仅有四十多位工人，他们以前连钢水的影子都没见过，至于炼钢技术更谈不上。但是困难吓不倒工人阶级。他们一边学习，一边试验。最初炼出来的不是钢，而是铁；后来炼出钢来了，可是在浇铸的时候，浇出的钢锭子像“烟袋